

獨家專訪

閻連科說，寫這部作品，既沒有「舊」的結束，也沒有「新」的開始，只是自己眾多作品中的一部而已。但作家又說，「它是我寫作上一個很重要的轉折，而且來得這樣明顯。」拋卻這看似矛盾的說法，其實隱現的是這部作品的豐富多維，以及作家對它的獨特情感。在這部名為《她們》的長篇散文中，閻連科書寫了鄉土之上的四代女性，關照了中國女性的百年變遷。他以一位男性作家的獨特視角，為讀者打開了與眾不同的「她世界」，亦為中國女性文學樹立了一座新的界碑。

近日，閻連科在北京接受了香港文匯報的獨家專訪。他表示，「我這次就是要寫『作為人的女人』，而不是『生活流中的人』，我希望自己從女性的視角去看待她們的人生……《她們》可能是我這代作家第一次有男性作家相對清醒地認識女性，我想這就是這部作品最大的意義。」閻連科還表示，這部作品給中國散文提供一個頗有新意的不拘一格的書寫方式，它拓寬了散文的題材和表現方法。「可以確定的是，這部作品在我的散文寫作中是非常獨特的，與我之前的散文完全不同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

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2019年，閻連科正在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創意寫作課。那時候，他剛剛完成一部長篇小說，並打算完成一部散文，內容是家族女性的人事。大量的素材雖然了然於胸，但如何謀篇布局、寫出新意，才是大作家考慮的關鍵。事實上，早在2009年，閻連科就產生了創作這篇散文的動意，但沒想到，創作計劃擱置了十年之久。用作家自己的話說，「一直沒有找到那個獨特的角度」。

「我無法明白她們到底是因為女人才算做了人，還是因為之所以是人，也才是了如此這般的女人們。命運於她們，既是一塊放開的闊地，卻又是一羈逃不開的囚池。她們是和所有男人一樣的人。她們也是和所有男人不一樣的人。關於父輩和我和別的男人們，我似乎是清晰知道的。關於母輩和姐姐、妻子、嫂子及表姐、表姐妹們，還有這之外的『她們』們，我似乎熟悉卻又陌生着。」作家說，無從知也就無從寫，釐不清也就等待着。

「應該把女性作為『人』來看待。」說話的人叫劉劍梅。她是閻連科在香港科技大學期間接觸頗多的學者之一，也是一位典型的女性主義者。二人無意間對女性話題的交流，卻給閻連科帶來了「破局」的靈感。也因此，每每談到香港科技大學，閻連科都充滿着感激之情。「香港科技大學給了我一個不一樣的世界，給了我一個回頭觀望原有現實世界的另外的眼」。

正是這個「不一樣的眼」，讓他筆走龍蛇，一氣呵成，僅用三個月的時間，便完成了這部關於女性的長篇散文，並定名《她們》。書名簡單、親切，甚至質樸得有些超乎尋常。但這部作品的內容卻很不尋常。閻連科在書中既寫了家鄉土地上的女性，也寫

了超越那片土地之上的女性。按照讀者的說法，《她們》共寫了四代女性，映射出100年間的中國女性變遷史。

接續女性學 提出「第三性」

《她們》是一部回憶家女性散文集，有近二十萬字。閻連科將自己的母親、姑姑、媳婦、姐姐、妻子、孫女等身邊的至親女性全部寫了一遍。他在書中說，「女性被夾在兩個偉大時代裏，開始了她們的人生和營生。她們如黑夜中的一盞燈，莽荒空闊中的一條路，永恒之女性引導我們上升。」

上世紀四十年代末，波伏娃提出了「第二性」的概念，她認為「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後天形成的」；而法國學者安托瓦內特·福克的《兩性》，恰恰反對波伏娃的觀點，她認為人類生來有兩性（男性和女性），女性有對生育的慾望，那是原始的「子宮的慾望」，女性應該接受自身性別所賦予的心理和生理層面的命運。之後，又有女性學家提出「多元性別」論，即同性戀、雙性戀、跨性別者等。

對於學理上的「女性主義」，閻連科原本未有深涉。但為了寫作此書，他惡補了波伏娃、安托瓦內特·福克、西蒙娜·薇依等女性主義學者的作品，並針對中國農村婦女的生活狀況，大膽地提出了「第三性」的概念。

「我所說的『第三性』和那些概念無關，而是指在中國的一些地方，尤其是在鄉村，自從開展人民公社化運

閻連科的「她世界」



閻連科是中國當代最負盛名的作家之一。



動以後，就出現了所謂的『女人能頂半邊天』，不把女人當女人，而把從前都歸男性的勞動同樣施加於女性。」閻連科認為，女孩除了與生俱來的「第一性」，和後天加諸的歷史與政治的「第二性」，還有歷史、環境和文化加諸她們的「第三性」——作為社會勞動者身上的「他性」或「男人性」的存在。

《她們》寫新意 港生有才情

「長篇小說《心經》是我小說寫作的一個鮮明轉折，而散文《她們》，是我紀實寫作上一個更重要和鮮明的轉折展現。」閻連科說，這個轉折開始於小說，表現於散文，從而《她們》這部長篇散文，可能會成為他以後寫作的十字路口。「具體分析，這個轉折就是一個出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男性作家，究竟是怎樣面對女性的？是怎樣從女性的視角去書寫女性的？可以說，《她們》是第一次有男性作家相對清醒地認識女性，我想這就是這部作品最大的意義。」

除了「男性作家」、「女性素材」

和「散文題材」這三方面的獨特組合外，《她們》的書寫方式也有很多獨到之處。除了這部散文獨特完整的結構敘述外，「以往，我們多認為散文是抒情的、唯美的、回憶式的，但《她們》卻在探討一些重要的前沿問題，可以說這部作品給中國散文提供一個頗有新意的書寫方式，也拓寬了散文題材原有的表現領域。」閻連科說，也許我很難說《她們》在我全部的寫作中佔據怎樣的位置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這部作品在我的所有作品中是非常獨特的，與我之前的散文是完全不同的。

如果說是港科大給了閻連科寫作「不一樣的眼」，那麼香港學子在他的眼睛裏的寫作天分，更令閻連科印象深刻。「曾有一位商科的女孩子，選修了我的寫作課，那是她第一次接觸寫作。但她去年底竟然完成了一部七八萬字的小說，那部小說的文字及其背後的自由和激情，讓我十分震驚，我認為其中的優點是很多內地青年小說家都不具備的。由此，我相信香港是有很多有才華的寫作者，而且香港文學經過他們的努力，一定會有新的未來。」閻連科補充道，那個香港女孩子第一次嘗試寫長篇，小說的名字叫《香港激情》，應該在今年八月首先由台灣印刷出版社出版，他希望媒體和讀者能關注這部小說。



閻連科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被授予弗朗茨·卡夫卡文學獎，成為獲得該獎項的首位中國作家。



閻連科僅用了三個月便完成了《她們》的創作。



年輕時代的閻連科。



閻連科在香港科技大學擔任駐校作家。



中年時期的閻連科。

還原女性本真 展現獨特「女性觀」

在中國文學的長河中，小說對女性有非常豐富的書寫，但關於女性的散文卻少之又少。上世紀四十年代，冰心老人在《關於女人》中對女性的書寫，開闢了女性題材散文的先河。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之後，張中行先生編纂的《關於婦女》，則是第二次對女性題材進行的散文整編和梳理。而閻連科的《她們》堪稱以散文寫女性的第三部作品，而且是和此前兩部完全不同的寫作。

儘管中文小說對女性題材的關注與書寫歷史悠久，但在閻連科看來，其中表現出來的「女性觀」依然存在很大問題。「以四大名著為例，除了《紅樓夢》展現了對女性的尊重外，其他三部作品對女性的看法都有很大偏見和問題。甚至可以說，直到今天，中國文學對女性的認知都存在很大的缺陷。」閻連科還認為，事實上，以往作家們——尤其男作家筆下的女性，無非寫了「三個女人」：巾幗英雄，賢妻良母，下賤女人。「我

希望這次自己是寫『作為人的女人』，而不是『生活流中的人』和『被別人左右的女人』，我希望自己從女性的視角去看待她們獨有的個體和人生，能寫出她們獨立的存在、選擇和困境。」

事實上，閻連科對女性主義的獨立性思考，在今年1月由香港城大出版社出版的「閻連科海外作品選集」中，有一卷長篇小說新作《心經》，其實已經隱現了一個男作家這種獨有的不同的描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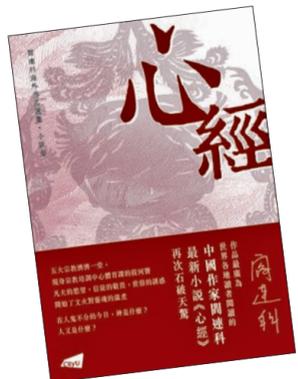
《心經》是中國文學中鮮見的宗教小說。在傳統的宗教故事中，主題或者是人與神的交戰，或者是權力、世俗對信仰的侵害，但《心經》完全避開了這兩個「套路」，人們從中可以讀到的是：人戰勝了信仰，以及信仰成就了人。在這部小說裏，閻連科最大限度地把神轉換成人，又把神轉換成神。而其中最精彩的人物塑造，莫過於對小尼姑雅慧這個人的豐富挖掘。

「在書寫小尼姑雅慧的過程中，我尊重她對生活和命運的選擇，尊重她對世間萬物的看法，尊重她作為一個獨立的人，而盡力不要有作家為了故事而強加給她的成分。」閻連科說，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小尼姑這個人物，超越了他以往文學作品中那三類傳統的女性形象，是一個新的、獨立的女性。

直面災苦 深思現實

從《心經》中的小尼姑，到《她們》中的鄉土女性，再回溯至《丁莊夢》、《日光流年》、《日熄》、《四書》等作品，儘管文章結構手法多有創新，但一如既往的是閻連科對世間萬物的深切悲憫。也許，災難從來都是不朽的母題和寫作的富礦，閻連科對於這類題材也總是格外敏感。

「災難是幫助我們認識人性最重要的窗口。人類共同走過的歷史，是一部布滿災難的歷史。並不是說災難就是文學，但沒有災難就一定沒有文



學。」閻連科說，試想一下，如果沒有特洛伊戰爭，哪裏會有《荷馬史詩》？如果沒有《荷馬史詩》，後來的歐洲文學會是什麼樣？不過，說到底，文學是關於創造和審美的事情，災難只是給作家提供了一些最深刻的素材和思想。災難是記憶，審美同樣是記憶，把災難轉化成文學審美是需要時間的，不可能立馬完成。

閻連科說，再過一段時間，自己想寫一本隨筆，內容就是這次疫情。「我想透過這次疫病，深入思考中國的現實。」

書介

四季

作者：史蒂芬·金
譯者：王瑞徽、趙丕慧
出版：皇冠文化



這世上，恐怕沒有人比安迪更懂「絕望」的滋味。他原本是事業有成的銀行家，卻因遭控殺妻而銀鐐入獄，過着暗無天日的囚禁生活……十三歲的資優少年陶德，為了滿足好奇心，要挾住在隔壁的前納粹軍官為他「講故事」……一起謀殺案新聞，讓高登瞬間憶起了十二歲那年的夏天。一具「不存在」的屍體、一段彷彿無止境的鐵軌，四名少年共同踏上尋找屍體的旅程，卻不知在前方等着他們的，竟名為「成長」的黑暗序曲……在觀念保守的年代，珊卓拉雖然身為備受歧視的未婚媽媽，還是堅持要把孩子生下來。不料卻在分娩之際遭遇車禍，而早已身首異處的她，肺臟竟還努力地一呼一吸着……史蒂芬·金用透紙背的筆鋒，完美地演繹了人性的光明與陰暗，以及生命的脆弱與無常。《四季》展現了「故事之王」全盛巔峰的王者姿態，堪稱他寫作生涯最經典的代表作。

薩哈公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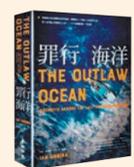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趙南柱
譯者：張雅眉
出版：漫遊者文化



繼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後，趙南柱再度為弱勢發聲。城鎮有L和L2兩種人。L有居住權，具備資本、技術或專業知識。L2只有兩年居留權，從事低薪勞動工作，要接受審查才能保留身份。另外，還有一群沒有居留權也沒有居住權、什麼都不是的人，住在一棟日漸破敗的老舊公寓，被稱為「薩哈」。從2012年3月就開始動筆的《薩哈公寓》，在反烏托邦的世界觀架構下，刻畫在國家系統之外被邊緣化的共同體，是如何生活的。讀者可以看到難民、墮胎、育兒、邊緣化、殘障就業、人體實驗等問題，那些無法融入社會、遭受差別待遇的人們，有如居住在薩哈公寓的另一個「金智英」。她希望可以藉由這本小說表達，即使人生沒有改善，薩哈公寓的居民也沒有癱坐在被壓榨的缺乏之中，而是團結起來，一點一點地在改變自己的位置。

罪行海洋

作者：伊恩·爾比納
譯者：林詠心
出版：麥田出版社



本書是一本結合了報道文學與驚險冒險故事的著作，將不同層面的海上法外領域緊密聯繫一起，融入具有力道的故事之中。伊恩·爾比納遊歷地球上那些最不受管治或不可管治的地帶時，亦帶領讀者穿過一個異乎尋常的悲慘世界——那裏有容許奴役漁工的船公司、警戒的生態環境保護人士、趁火打劫的小偷、唯利是圖的航海者、目中無人的捕鯨船、追討人、漂浮妓院、海上墮胎診所、違法傾倒污油者、難以捉摸的非法捕魚者、被遺棄的船員、漂泊的偷渡客、「神奇管線」（讓船隻使用過的廢油與其他航機液體消失）——令我們遇見各種魑魅魍魎。在這部步步驚險萬分的紀實報道裏，更着重陳述那些浩如煙海的、未加制止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失與傷亡。

尖沙咀辰衝圖書結業 轉型網上銷售

位於尖沙咀樂道老牌英文書店辰衝圖書(Swindon Book)日前在其facebook宣布，實體店於7月31日結業後，書店業務轉移至網店(www.swindonbooks.com)開展。

疫情肆虐下，實體書店經營雪上加霜，辰衝書店為本地老牌英文書店，其尖沙咀店已經營超過半個世紀，如今亦不負重荷。辰衝書店旗下還包括香港圖書文具有限公司(Hong Kong Book Centre Ltd.)及必發圖書有限公司(Kelly & Walsh Ltd.)，二者暫時繼續保持正常營運。

